

藏族：呵护高原之家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藏民族秉持着独特而深刻的自然观：天生万物，万物有灵，这万物不仅包括动物、植物等有机物，也包括山水大地及天空。他们认为，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对大自然应该尊重顺应、善待呵护。今天，这些自然观依然深深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善待“不速之客”

西藏那曲县由恰乡藏族牧民布诺至今仍对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心有余悸。那天下午，他刚进院子就发现家门大开，屋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家里没人，会是谁呀？警觉的他远远地透过窗户的玻璃望去，天哪，原来是一只硕大的棕熊趁主人不在家霸占了房屋，吃了奶酪肉食，还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汽水喝。布诺怎么也赶不走棕熊，最后还是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帮忙赶跑。

在藏北牧区，高大威武、野性十足的野牦牛简直能让人“活活气死”，这些家伙经常偷跑到家养牦牛群中吃吃喝喝，最后带走比较好看的家庭牦牛。安多县扎曲乡一牧民讲到，去年，他家一头价值万元以上的母牦牛被拐走，因不敢对野牦牛动武，只好礼送那头大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出家门……

几年前，一只未成年的贪吃雪豹闯进阿里农牧民的羊圈偷羊吃，结果吃得太撑，体重超出了自己的弹跳能力而出了圈，最后，藏族群众把它抬出羊圈送走。前不久，札达县曲松乡曲木底村牧民发现两只雪豹幼崽，遂将其抱回帐篷悉心喂养。现在雪豹幼崽已被地区林业局接回，并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饲养。

近年来，类似上述的“动物肇事”事件越来越多，但与野生动物伤人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居民不仅不伤害这些动物，反而报之以宽厚与善待。对此，西藏自治区林业厅负责人说，这既同国家长期大量地进行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有关，也与国家对藏民及时实施赔偿有关。当然，藏民族的传统自然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告别“木头财政”

林芝市鲁朗镇70岁的洛桑老人对记者回忆说，30年前这里建了个林场，但不到一年，原本人都很难进去的原始森林就被“剃成了秃头”。而现在的鲁朗镇不仅告别了“以木换粮”等“木头财政”的历史，而且当地农牧民“靠林吃林”的观念也悄然发生着改变，走上了生态旅游发展经济的道路。

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扎囊县，往年冬季枯水期一

到，裸露的河床便成为风沙肆虐的源头。跑运输的扎囊县扎其乡罗堆村村民久深受其害：原本靠家里的几亩地种植青稞，但眼看家园变成沙园了。1990年，这位藏族农民毅然拿出以前跑运输的积蓄，在雅江边上办起了苗圃。如今，在边久的细心照料下，红一块、绿一块的各种树苗整齐地分布在田间。

保护“圣山圣湖”

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五，西藏各地村庄都举行祭山仪式，这一活动为宣传环保及有关知识提供了难得的时机。记者发现，在活动期间，寺院的僧人会宣传慈爱万物的思想，劝导大家不要随意挖土采石、破坏河流湖泊，等等。在林芝、那曲等地，记者了解到，当地人在挖虫草、松茸等名贵药材食材的时候，很快又用土壤上，为的是来年再长。信教群众则说，不把洞补上，容易招来山神等神灵的诅咒。

西藏社科院研究员王春焕讲到，历史上，西藏很多宗教人士在撰写各地的《山湖志》时，几乎都要告诉人们保护圣山圣湖的功德。如今，藏区很多

山水被人们视为圣山圣湖，很

多动物都被国家列为保护对

象。她说，历史与现实、宗教与科学、人与自然在西藏就这样有机地结合了。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地方仍然传承着祖先的生态智慧：敬畏自然，感恩自然，依然过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

自然在我们心中是什么，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在很多少数民族眼中，山水

动植物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神山、圣水，动物是朋友，树木有灵性，阳光雨露是心中最美的歌。

在这种情感下，自然成了神圣而令人敬爱的图腾。

比如蒙古族，他们体恤动物的感情，当母畜不

给幼畜喂奶时，就唱“咏歌”启发母子相认；藏民族传统文化一向教导人们敬畏和爱护大自然，这种信



蒙古族：

吟唱一首绿色长调

巴义尔

回去。随行的内蒙古人就会提醒：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可以看，可以听，自然的东西就让它们自然地存在着吧……

游牧的蒙古人都知道，不在河里洗衣服，不扔杂物，因为会污染并影响到下游，而下游很可能是自己的下一个轮牧地。孩子们如果在地上挖坑玩，最后要将它填平再走——它很可能让马匹或人们绊倒。

蒙古包的材料都是自然物：木头、鬃毛绳、毡子等。迁走时，搭建蒙古包的地方会被收拾干净，不留任何杂物，很快就会花草茂密，绿色如初。居住的夏牧场边的湖水中野鸭徜徉，鱼儿畅游，牧人不会打它们，它们也不惧怕，近距离地与人相处，形成和谐美好的画面。

保护生态成为自觉行为。鄂尔多斯人在泉源旁举行仪式祭泉，感谢它滋养万物；草原上随处可见泉源被木栏围起来保护；湖水旁有敖包，在敖包上举行仪式，表示感恩和祈福；狩猎只在秋冬季，因为春季是繁殖时节，夏季是生长时期。向大自然适度索取，不占有超过生存需要以外的财富，已经拥有的也要物尽其用：蒙古五畜（牛、马、骆驼、山羊、绵羊）的皮毛、肉乳皆有用途，就是牛粪、羊粪等在蒙古语里也有专用名词，绝无“粪便”之意，它们成为绝佳的燃料，草原上没有“浪费”这个词汇。

由于环保和崇敬成为自觉行为，由此形成了“契约社会”——大家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彼此了解，相互约束。在文字尚未采用的漫长时期里，“口传契约型社会”主导着蒙古游牧世界，大量的敬畏理念通过歌唱、故事、演说乃至无声的行动来传播。有专家研究认为，契约型社会是现代法制建设的基础，只有在大家公认公知的前提下，法制才可能发挥作用。



苗族：

郝迎灿 潘光晨

苗族：

郝迎灿 潘光晨

一生拥有二棵树

高高的大树是岜沙苗族孩子荡秋千的好地方

张琪摄

苗族：

郝迎灿 潘光晨